



沐风文学

简评《沉默的大多数》

王小波无论为人，为文都颇有特立独行的意味，他的妻子李银河称他为“浪漫骑士、行吟诗人、自由思想家”。只有他，可以在自然的幽默中呈现出他独特的思想，可以把话说的七拐八拐却依然逻辑清晰。

王小波的杂文多发表于90年代，但是通过阅读《沉默的大多数》可以发现，即使历经二十几年的变迁，王小波对社会的种种思考和批判，与当今无比的契合，放在今天依然适用。他看到了人们的低智、偏执、思想贫乏，但从不会以愤怒、批判这样的方式说理，绝不会让读者感到一丝戾气。他心平气和，又带着一丝俏皮的姿态，耐心地向读者讲着他的思考和他的希冀，最终让读者在精妙的说理中心服口服并信以为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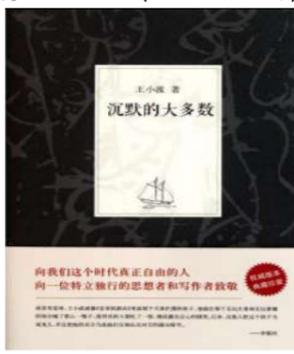
为什么要叫“沉默的大多数”？王小波认为我们的人民存在一种集体的愚蠢，对事物的思考仅仅停留在表面，在话语权的世界上随波流而不加思索。当这种话语形成力量，形成潮流由于大众的盲目追捧，想发出其他声音的力量就会变得微弱。逐渐

白夜行走

“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：一是太阳，二是人心。”——引子 与之前所看的不同，《白夜行》更像是在讲故事，描绘两个孩子截然不同却在潜移默化中交叉的人生，同时也感叹人性的恶与哀。

少女的西本雪穗童年受到侵犯，坠入黑暗。少年的桐原亮司目睹母亲与自家店铺伙计有染，身心受创。最终，当亮司发现父亲将魔爪伸向了喜欢的雪穗时，终于不受控制将父亲杀害。他们伪造了现场，从此两个孩子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，雪穗被姨母收养，过上安稳生活，而亮司在

某天离家出走，栖身社会底层，干着违法犯罪的勾当。雪穗看似活在阳光下，但她明白自己也同样身处黑暗，只有亮司在，她才可以把黑夜当作白天，但亮司的死带走了她唯一的光，目睹亮司尸体的雪穗，“如人偶般面无表情”，沿扶梯而上的她，背影犹如白色影子，她一次也没有回头，这下她将真正的活在黑暗里。



(17 新闻张严匀)



(17 新闻陈怡丹)

忆唐文先生



国应该丢掉包袱，轻装前进；我认为应该先打开包袱看看是什么东西，该丢的丢，该背的背，然后前进。”说起中国进口外国的所谓新思潮，先生也不以为然：“美国的什么‘斯基’讲深层转换，其实没啥了不起，就是中国的语法分析。这跟上海电视台的‘哈立克’广

告一样，故弄噱头，原来就是美国生产的爆玉米花。”先生还特地开了“国学必读二十五书”让我们去读。先生历来认为中国古代的文献汗牛充栋，古人的许多贡献，今人仍未总结出来，需要继续挖掘。这就需要读懂古书，要会训诂。但先生又认为读古书并非读死书，要学以致用。“读古书要大胆怀疑，成为书虫，则学术会逐渐暗淡。”他对我们讲，文化交流不能说绝对的好或坏，提起当年影响很大的一部电视政论片，他幽默地说：“《XX》说黄皮肤都不好，那怎么办？只好把皮剥掉。”说完，做了一个用刀剥皮的动作，引得我们一阵大笑。

唐文先生作古了。他是患肺癌而去的。

七月友人来信告知这一噩耗时，先生已去世一个多月了。这次到南京出差，恰逢教师节临近，我伏在案上，脑子里闪现着大学四年听取先生教诲的一幕一幕。他的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感，他的对于学界朋友的真挚友谊和他的对于后辈学子的教诲之情，总使我难以忘怀。

作为苏州铁道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、古籍研究所所长、全国训诂学会副主席，先生一生致力于小学即形、音、义之学的研究，在整整六十年的学术生涯里，他深感中华文明悠久文化的博大精深，批判继承文化遗产应该后继有人。在校四年，我除聆听过先生的先秦文学课外，还选修了先生的训诂学和周易研究两门课，从中受到了很大的教益。曾经一个时期，否定传统文化的论调一浪高过一浪，唐师不以为然，曾于堂上振臂高呼：“汉字乃全世界最优秀之文字。”先生从他的治学经验中睿智地批评道：“有人说中

生为两个研究生授业未竟，唐先生亲自为他们指导论文，并带他们到北师大进行了论文答辩。郭先生家境贫淡，无钱治丧，唐先生慷慨解囊二千余元，并亲自赴杭大举行了郭先生的骨灰安葬仪式。从唐先生送的挽联中就可看出二位前辈的交情有多深：十年忆相知，道德文章称郅质；一朝痛永诀，天愁地惨哭钟期。

唐先生语言风趣，平易近人，在铁道师院人人皆知。我们年轻后生与他在一起，从没有拘束的感觉。一次我们与先生谈起社会上的吃喝风，他引古喻今，使我们大开眼界。他说：“孔子曰：‘有酒食，先生巽’，有酒食，则‘中正’矣。所以要反腐败。有中正之德者，方有酒食之饱也。”唐先生还邀请我们去他家做客，说“唐老师不会煮面条，唐太太会。”唐师喜作诗，自言：“老夫爱吟诗，只是不甚佳。”尝将所作示诸生，有一首为：“驻足留园赏菊时，一年游兴尽三秋。天早十月行人少，枫叶如丹艳欲流。”唐师喜品酒，曾任江苏省酒文化协会理事。又善弈道，经常有学生约唐师手谈，皆欣然允诺。我仍记得先生讲解《易经》时，我们问他会算命吗？他说“会。算命，一句话，只要勤奋就能当教授。我这个教授不是等来的，我的成名作《释黔首》写出来十八年后方得以发表。做学问难，皆从苦中来啊！”从先生的话语里，我们深切感受到了他的殷切期望之情，他的教诲足够我们受用终身了。毕业后难得有暇南去，手懒，信也未写过。一年之后，先生竟已长眠，如今想起先生，不禁涕零。

先生不仅具有渊博的学识，而且具有崇高的品格。他常向我们提起一些著名的前辈学术作风和为人风范。一谈起自己是承继章(太炎)、黄(侃)学派，他便流露出自豪的神色。先生曾在铁道师院学报上撰文《尊师与重道》，推崇“黄侃先生是尊师重道的一个典型”。而先生自己何尝不是如此呢？南师大著名教授徐复先生是唐先生的恩师，前年七十九高寿，唐先生已预备给他做八十大寿了。然而如今先生正处学问至盛时期便溘然长逝，怎不让他

的恩师惋惜、他的弟子们难过呢？最值得称道的是先生与杭州大学郭在贻先生的友谊。先生对郭在贻教授的文章道德极其敬佩。唐先生为副教授时，已为教授的郭先生一次听唐先生的课，还帮唐先生擦黑板呢。令唐先生痛心的是郭先生不幸患肝癌早逝。当年郭先

生为两个研究生授业未竟，唐先生亲自为他们指导论文，并带他们到北师大进行了论文答辩。郭先生家境贫淡，无钱治丧，唐先生慷慨解囊二千余元，并亲自赴杭大举行了郭先生的骨灰安葬仪式。从唐先生送的挽联中就可看出二位前辈的交情有多深：十年忆相知，道德文章称郅质；一朝痛永诀，天愁地惨哭钟期。

